

## 關於月霞法師傳記的芻議 ——兼評蔣維喬對月霞法師的看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編審  
黃夏年

### 摘 要

關於月霞法師生平資料，筆者見有三篇月霞弟子智光、持松、應慈三人以編年體形式撰寫傳記，此外還有高鶴年寫的略記。本文考證這幾篇文章的作者與內容，包括它們之間的同與不同之處，此外，又研究了上海葉爾愷與陳演生等人撰寫過月霞法師傳記的置疑。本文認為智光、持松、應慈與高鶴年四人撰寫的月霞法師傳記或回憶，有各自的價值，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月霞法師風采，這些人都與月霞法師有過親身交集，其材料是可靠的，值得我們重視。此外，蔣維喬與月霞法師沒有交集，但是蔣維喬在撰寫《中國佛教史》裡的月霞法師一段，應由應慈法師改過。

**關鍵詞：**月霞法師、華嚴、蔣維喬、傳記

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上，月霞法師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他用一生的心力，致力講經說法，修建寺院、佛教教育、培養後人等事業，為佛教復興做出巨大貢獻。月霞法師還是一位興宗立教人物，他對《華嚴經》研究深入，又用華嚴觀點來講解佛教，在宣揚華嚴學方面作出重要的貢獻。今天中國佛教復興，華嚴學在教內外受到重視，研究月霞法師華嚴學成就，對我們今天振興華嚴有著重要意義。

## 一、智光、持松與應慈三法師的「月霞法師傳」

月霞顯珠法師，湖北黃岡人。俗姓胡，清咸豐八年(1858)生，民國六年(1917)圓寂，著名佛教僧人、學者、教育家，中國近代華嚴學開創者之一。關於月霞法師生平資料，筆者孤陋寡聞，僅見有三篇，第一篇為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最早載《法海波瀾》1929年第5期，後載《海潮音》1930年3月第11卷第3期。

《月霞法師略傳》作者釋智光，江蘇省泰縣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5月25日生。13歲，依宏開寺道如和尚剃度出家，法名彌性。17歲，依寶華山浩月和尚受具足戒。18歲，入揚州天甯寺普通僧學堂肄業，與仁山為同學。19歲，入南京祇洹精舍就讀，與太虛為同學。20歲轉「江蘇僧師範學堂」，月霞法師任監督。智光後回泰縣宏開寺開辦「儒釋初高小學」任校長。1914年，月霞法師在上海哈同花園講經，又創辦華嚴大學，智光入學，與常松、持松、了塵、戒塵、慈舟、妙闊、靄亭等為同學。智光畢業後，追隨月霞法師，常代師講法。1917年冬天，月霞法師示寂，智光入常州天寧寺，依冶開禪師，參究向上一著。1921年，智光33歲，到泰縣北山寺掩關，專究華嚴宗義。1923年，應鎮江焦山定慧寺之聘，任監院，並受記莚，改法名文覺，號智光。1933年，智光接任定慧寺住持，創設焦山佛學院。1946年4月，幫助太虛參與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工作。1949年5月初，與曾徒孫成一法師弟子南亭到臺北，創辦華嚴蓮社。1963年3月14日入寂，世壽七十有五歲，僧臘六十有二，戒臘五十有八。遺作有《華嚴大綱》、《婦女學佛緣起》等。

智光撰寫的《月霞法師略傳》，以編年的形式，講述了月霞法師一生事蹟，前半部主要介紹了月霞法師依止當時禪宗大佬冶開、赤山法忍、金山慈、融等法師的交往與學禪經歷，指出月霞的頓根悟性與由是向上一著的禪機，「因茲得桶底脫落，身意泰然，諦信依無住本立一切法，成就眾生，莊嚴佛土，惟人生最要重任。」下半部談到月霞法師辦教育，講經事蹟，「啟發革命之真諦，期佛教為將來民眾之覺場。」月霞法師雖然慘澹經營，「為法心傷，甚至淚如雨下者，不知凡幾也」，但初衷不改，「振興佛教，使大乘法化，普及民眾，南北馳向」，「處處具大乘菩薩之真精神」，可謂「法師之大菩提心與行善菩薩道事人所難能不可湮滅」。《月霞法

師略傳》雖以編年形式撰寫故事，但是年代特徵不明顯，且許多事情又插入了當事人活動，雖然襯托了月霞法師的高大尚，然全文卻缺少提煉，故不能將月霞法師一生的特點全面地總結出來，這是作者不足之處。

第二篇是持松《月霞老法師傳略》，載《覺有情》1942年5月第62、63期合刊。

《月霞老法師傳略》作者釋持松，俗姓張，法名密林，字持松，學密後號入金剛。又以私淑玄奘大師，自號師奘沙門。清光緒二十年（1894），生於湖北荊門直隸州沙洋鎮張家潭（今沙洋縣城南青泥村），宣統二年（1907）秋于沙洋鐵牛寺出家。翌年由鐵牛寺到遠安縣觀音洞安居，學習佛門儀軌及經典。民國元年（1911）冬，在漢陽歸元寺受具足戒，之後留在寺中聽《楞嚴經》。次年，入月霞創辦的上海華嚴大學，深為月霞法師所器重。民國五年（1916），謁見當陽玉泉寺祖印老和尚，學習天台教觀。月霞法師在漢陽歸元寺講《楞嚴經》，持松隨侍，又隨月霞到宜興磬山、常熟虞山興福等地，並與應慈籌備開辦「法界學院」。月霞法師臨寂前，遺命應慈代他傳法於持松。民國七年（1918）春二月，應慈法師在興福寺升座，傳法於持松。持松出任虞山興福寺住持。民國十一年（1922），持松至安徽安慶迎江寺「安徽僧學校」任教。年冬，與大勇結伴東渡日本，修學密法。次年回國，先後在杭州、武漢、安慶等地講學。又出任武昌洪山寶通寺住持。民國十四年（1925）至民國十六年（1925）在日本學密。回國後往來于南京、杭州、漢口、武昌等地講經、傳戒、修法、灌頂。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三次東渡日本，考察日本佛學。回到上海，駐錫聖仙寺，應菩提學會王一亭、屈映光諸居士之請，在上海覺園建「丙子息災法會」。抗戰時期，持松在寺中從事著作，編撰《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密教通關》等。民國三十六年（1947），出任上海靜安寺住持，兼靜安佛學院院長，創辦《學僧天地》月刊。1953年，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理事。1956年，當選為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1972年11月16日，持松法師在上海圓寂，世壽七十九歲，僧臘六十一，戒臘五十九夏。遺骨起塔在常熟虞山興福寺後山。

持松的《月霞老法師傳略》也是按照編年體形式來撰寫的，雖是「回憶三十年前」，「謹將昔日所錄先師行述，重理一遍，編入集中」，但把月霞生平事蹟，都冠予年代，便於更加瞭解月霞生平活動，「使後學見之，得所式是焉」。全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月霞法師出家因緣與參學經歷，離俗出家，乃至「攜瓶鉢，著衲衣，普謁名山」，力求進境，心疾乃瘳的情況。第二部分縷述了月霞法師思想發脈絡與講經說法事蹟，指出「師本初禪家一派，預有心受，以見教法秋晚，思力振之，遂講學宏教焉。」「師宏法三十餘年，講大小經論百余部，平生所振興刹宇」之數座的史實。第三部分解說了月霞法師與時俱進，關懷佛教前途的思想，強調「師對於晚近佛教，每抱悲觀。常謂佛教前途將有不堪設想之厄運，故一而

設立學校，以期造就人材，備布教之用。一面向政府抒其意見，俾藉政治力量，革除劣習，刷新制度，然舊習深染，非旦夕可除，近來佛教學校教育稍見振作，師實開風氣之先也」的貢獻。

第三篇是應慈法師的《月霞顯珠禪師行略》，收在民國濮一乘纂修《武進天寧寺志》卷七《藝文》裡。《武進天寧寺志》編纂時間很長，從民國十六年（1927）到1947年抗戰後正式出版，前後花了二十年。最後編定者濮一乘是民國著名的佛教學者，曾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創辦《佛學叢報》中任編輯。濮一乘，字伯昕，號阿嚴，幻觀居士等，能詩文，擅書畫，著有《中華民國之佛教觀》、《幻觀居士詩書畫集》等。

《月霞顯珠禪師行略》的作者應慈法師，俗姓余，名鐸，號振卿，法號顯親，晚年別署拈花老人。1873年生，12歲時就隨母親一起吃素。1898年，辭家入佛，親近天童寄禪、鎮江金山大定等高僧。1901年于南京三聖庵明性禪師下剃度，後在杭州雲棲寺、靈隱寺、昭慶寺等卓錫。1904年秋，于常州天寧寺治開禪師下接法，受記為臨濟宗第四十二世傳人。晚年安居於上海慈雲寺之印月禪室。1954年，當選上海第一屆人大代表，上海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7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1962年，被推舉為名譽會長，兼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65年8月31日，病逝於上海慈雲寺，世壽九十三歲，僧臘六十七年。靈龕由真禪法師護送至常熟虞山興福寺入塔。

應慈撰寫的《月霞顯珠禪師行略》，仍是按照編年體形式撰寫，其最大特點是沒有將作者的感觸帶到文中，客觀地介紹了月霞法師在佛教界活動。在內容上，此文與智光和持松的文章又不一樣，直敘平鋪，特別提到月霞曾經有過婚配，育有一子一女，然後再出家的情況。而這件事情，在智光與持松的文章裡都沒有談到。對月霞法師出家以後的各個重大事件與轉折時期，文章用平鋪手法寫出在這方面的貢獻與特點，相對於其它二篇文章來說，更加翔實。

智光與持松和應慈都與月霞法師關係極為接近。智光與持松自認是月霞法師的及門弟子，月霞雖不是他們的入門之師，卻有法乳之恩。二人因膺服月霞法師人格魅力而自動聚集在月霞法師身邊，心甘情願地做了月霞法師弟子，直至送終。應慈在傳記裡則把自己視為與月霞平輩的師兄弟，他與月霞共同從事佛教教育與華嚴學的弘揚，不同的經歷與輩分，使三人在各自撰寫的月霞法師傳記時，從不同方面側重記錄或描述了月霞法師生平活動與品格，若將三者對照起來參用，可以還原出一位更加豐富與鮮活，且記錄完整的月霞法師，有助於我們全面瞭解月霞法師一生事蹟。

智光與持松為月霞法師寫傳的目的非常明確，是由於有人要求他們提供法師

的傳記，說明當時社會上或佛教界內可能尚沒有比較詳細的月霞法師生平傳記，於是智光或「今因仁山一再詢問，略記一二。」持松或「今以海內士大夫紛紛索寄行實，故撮錄其大略，以報諸君之命雲耳。」所以他們二人撰寫月霞傳記，主要是為社會上有人要想瞭解月霞法師的生平事蹟而作的。應慈法師的文章沒有談到寫作緣起，但是參照智光與持松的說法，我們有理由猜想，應慈法師的文章也是應佛教界之人要求而作的，蔣維喬在撰寫佛教史時，就得到過應慈法師指謬與改錯的幫助。

持松的文章發表後，著名居士高鶴年曾寫《讀〈月霞法師傳〉回憶四十年前事略記》<sup>1</sup>。高鶴年，江蘇興化人，佛教居士、京劇鼓師、音樂家、教育家。生於大連梨園世家，曾在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等處參禪，在陝西終南山茅蓬潛修，與印光法師等佛教界人士交往甚密，參與從事賑災救濟，行腳天涯，參訪全國各地名剎，有徐霞客第二之稱，撰有《名山遊訪記》一書。

高鶴年說，經人記錄的《讀〈月霞法師傳〉回憶四十年前事略記》，還是編年體敘事，自述「讀《覺有情》第六十二六十三期合刊載月霞法師傳，回憶四十年事，爰略記之。」文中只是記載高本人參與，並與月霞法師有關的一些事情，內容生動，飽含法情，記述詳細，可補智光、持松與應慈三人略傳之不足。如「傳內載有光緒廿八年法忍禪師、月霞法師等往終南辦道場一節，蓋因大法東來，三千衲子下江南，八百獅子吼秦川，終南乃發祥地，不應冷落，故有此舉。」提示了月霞法師為何前往終南的歷史背景，使我們知道當時曾經在南方佛教界裡掀起過一個赴終南修行的高潮。月霞法師曾經在西安經高鶴年介紹，與達賴喇嘛見面，並向達賴講中國佛教事。月霞在漢口歸元講經，亦緣高鶴年安排，「諸大知識會于晴川樓西，漢陽歸元寺主講《楞嚴》」盛事。月霞在臨終前，曾經與高鶴年「暢談三日，始說各宗要旨，繼往談禪家諸祖玄機，並說華嚴不為自身求安樂，但願救護諸眾生等，言言見諦，語語朝宗，至於宏誓大願，皆是菩薩發心，堪稱說法而終。」

智光法師又談到：「但法師（按，月霞）事略前聞滬上葉爾愷及陳演生居士曾為之傳，光未之見。」這是說智光法師聽說過上海有葉爾愷與陳演生等都寫過月霞法師傳記，他卻沒有見到。葉爾愷，字柏皋、悌君，浙江杭縣（今杭州）人。清末曾主甘肅、雲南學政，工章草。辛亥革命後，在滬賣文字為生，抗戰前逝世。葉爾愷曾在佛教刊物上發表過一些文章，有《狄室汪觀定夫人往生事略》，<sup>2</sup>《佛學播音會啟》，<sup>3</sup>《擬推廣佛教慈悲會緣起文》，<sup>4</sup>《壽王一亭居士六十生日》<sup>5</sup>等。

<sup>1</sup> 高鶴年說，姚雨生記，《覺有情》1942年10月1日第72、73期合刊。

<sup>2</sup> 《蘇城隱貧會旬刊》，1926年旬刊第27期。

<sup>3</sup> 《佛學半月刊》1940年第214期第9卷。

《文苑徵求佛教語錄行述塔銘詩文啟》<sup>6</sup>談道：「問途於山拂緒言，矩壘輪重，煥炳昭晰，然而高僧傳迄于有明，宏明集廣自唐代，彭長洲僅蒐淨侶，楊石埭第甄藏刻，近世導師，尚付闕佚。夫四十九年之說法，結集猶待于阿難，覩二百餘年之隆規，遺編莫續夫慧皎，斯同棲心健度，篤志毗尼者，所當探纂近聞，格羅梵志者也。亦由寶炬燭幽，必投膏以續其焰，金鐘態律，必繼杵以其聲，庶幾末法倒瀾，恃障隄而無恐，先師詒範，不隨劫以俱淪，凡我同人，應抱斯旨，謹擬條目，具列左方。」葉爾愷明確表示「近世導師，尚付闕佚」，因之要徵集這方面的「佛教語錄行述塔銘詩文」，以補不足。

葉爾愷撰寫的《狄室汪觀定夫人往生事略》是為大居士狄楚青夫人撰寫的小傳，表明葉與狄家關係甚密，對葉家佛教信仰非常瞭解，說汪觀定夫人生前「以華嚴為日課，庚申歲，默坐中，見花冠人來請，夫人曰：『余尚不去。』其人請標示年月，夫人答以偈語。次年複夢如前。楚青以語冶開大師，師曰：『偈義皆到此語。花冠人或即華嚴菩薩也。』」<sup>7</sup>揭明狄夫人與華嚴菩薩有著特殊因緣，對狄楚青的佛教信仰應產生過重要影響。狄楚青與月霞關係密切，智光、持松、應慈、高鶴年四人的文章中都提到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園講經，以及創辦華嚴大學都與狄楚青的幫助有重要關係，可以看作是這狄楚青在完成夫人遺願。但是的《文苑徵求佛教語錄行述塔銘詩文啟》發表於1934年，此時智光法師寫的傳記也已發表，葉爾愷是否有必要撰寫月霞傳記？葉爾愷也沒有附上「謹擬條目」，尚不知是否月霞法師在「條目」中否？此事看來還是只能存疑。

陳演生，「陳」應為「程」。民國確實有名人陳演生，但與上海佛教沒有任何交集。<sup>8</sup>程演生，譜名存材，字源銓，又字總持，別號天柱外吏、寂寞程生。安徽平山程家大屋（今石牌鎮牛行村）人，現代教育家、考古學家。留學法國，獲法國考古研究院博士，任該院研究員。歸國後，歷任杭州華嚴大學文學主任、北京大學、暨南大學教授、安徽省第一師範學校校長。1932年4月接任安徽大學校長，曾親自撰寫校歌歌詞。1945年抗戰勝利，出任安徽學院院長，1947年辭職至上海定居，曾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

<sup>4</sup> 《佛學半月刊》，1936年第118期。

<sup>5</sup> 《淨業月刊》第九期。

<sup>6</sup> 《中日密教》第一卷第一號。

<sup>7</sup> 《蘇城隱貧會旬刊》，1926年旬刊第27期。

<sup>8</sup> 民國陳演生，廣東海豐人，清末秀才，同盟會會員。1912年任廣東五華縣知事，曾參加護國護法運動。1918年任粵軍援閩軍總司令部政務處處長，後任廣東電政監督。1925年加入中國致公黨。1929年後長期在香港經營糕粉廠。1947年當選為致公黨第三屆中央常委兼秘書長。1949年被邀請為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因留守香港致公黨總部，未能出席。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致公黨第四屆中央主席團成員兼秘書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這位陳演生的經歷與上海佛教沒有交集，故不可能撰寫月霞法師的傳。

程演生作為文化人與學者，與太虛大師曾經有過密切的關係。太虛遊歷歐美，宣傳中國文化，以南亞、東亞各民族文化總線索之佛學，欲聯合各國各派研究佛學、信行佛法者，發起成立世界佛學苑，使佛法得成為世界之文化。而「上海之友人程演生等，近籌備一亞細亞大學，擬將亞洲各民族文化，用科學方法，分別研究，以備歐、美學生之前往留學，亦曾邀吾（按，太虛）為籌備委員之一。」<sup>9</sup>太虛到越南西貢訪問，「以程演生之介紹，導余等遊堤岸，寓於大觀園一夕。」<sup>10</sup>程演生自稱「白衣」，太虛是「吾師」，寫信太虛：「頃奉讀《雪竇小志》，遙想溪聲山色，與法音皆成勝譚，惜未能即脫去塵容俗狀，一從吾師常坐聲光中也。」<sup>11</sup>又賦詩《偕壽人過靈隱寺訪太虛法師》雲：「尋春偕勝侶，閑過遠公房；耽論參空慧，聞鐘挹戒香。花溪流水活，石徑古苔荒；何事留清唱，風塵鬢已霜。」<sup>12</sup>他感慨與太虛論道，回憶美好的寺院生活。程演生與佛教界有密切關係，曾經做過華嚴大學的文學主任，應早與月霞法師相熟，有過交往。月霞法師在安慶迎江寺辦安徽省佛教會，招生辦學，必與程有很多來往，但對他是否撰有月霞法師小傳，現在仍然只能存疑。

以上筆者分析與概括了與月霞法師有關的幾種原始資料，置疑了另外與月霞傳略的幾種說法。可以看出，智光、持松、應慈與高鶴年四人撰寫的月霞法師傳記或回憶，有各自的價值，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月霞法師風采，這些人都與月霞法師有過親身交集，其材料是可靠的，值得我們重視。

此外，臺灣釋果燈法師撰寫的《復興華嚴宗的月霞法師》，<sup>13</sup>對月霞法師與華嚴宗的關係做了很好的梳理，但關於月霞法師的生平，作者說：「關於月霞法師傳記，本文主要參考以下三種資料：《武進天寧寺志》卷七的《月霞顯珠禪師行略》（臺北：竹林精舍，一九七三年）、釋東初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台北：東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二十四章的《釋月霞傳》（頁七五五/七五六）和于凌波著《中國近代佛門人物志》（第一集）（臺北：慧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sup>9</sup> 《太虛大師全書》精第 27 冊，p.762。又「胡適之先生亦為邀上對東方文化有興趣的英德友人，蔬食談學，有所介紹；而程演生先生方自巴黎返，曾在巴黎組東方學會，並擬發起亞細亞大學，約余為會員及大學籌備委員，函巴黎各會員對餘力任招待。」見《太虛大師全書》精第 29 冊，p.310-p.311。

<sup>10</sup> 太虛《寰遊記》《太虛大師全書》精第 29 冊，p.363。又「以程演生君之介紹，由堤岸精華商店招壯志、招佐義賢喬梓招待，先至樂園俱樂部休憩，與前第一中山大學教授李昉蓀君晤談，出示前數日歡迎月亮疇之攝影。」見太虛《上海至西貢一瞥》，《海潮音》九卷八期。《太虛大師全書》精第 30 冊，p.444。

<sup>11</sup> 《安徽大學程校長致太虛大師書》，《海潮音》第十四卷第七期。

<sup>12</sup> 《太虛大師全書》精第 32 冊，p.361。

<sup>13</sup> 釋果燈，《復興華嚴宗的月霞法師》，收入《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十一），華嚴蓮社 2001，網路檔見百度文庫「釋果燈：復興華嚴宗的月霞法師」[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E\\_V3vn-L1gHRyVoHPzejZecrFY3-T6ng5jzymG5aMJKeNBF6yRxddgF7a3Zf7DFAHHG14s35pbgNryAFUJ1Xq49ZQBWRFSf1U6Dz7utXB7](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E_V3vn-L1gHRyVoHPzejZecrFY3-T6ng5jzymG5aMJKeNBF6yRxddgF7a3Zf7DFAHHG14s35pbgNryAFUJ1Xq49ZQBWRFSf1U6Dz7utXB7)，2010-7-22 上傳，2015-3-3 引用。

的《創辦華嚴大學的月霞法師》頁八八／九二。」<sup>14</sup>由上可知，果燈法師僅使用了應慈法師的「行略」，其它幾種月霞法師的傳記，不知見否？

## 二、蔣維喬描述的月霞法師

持松法師回憶月霞法師「因如律師為之授滿分具足戒，受具已，於是攜瓶鉢，著衲衣，普謁名山，持至長安。探賢首國師弘道之地，凡隋唐間大闡佛教者，皆在北地，師莫尋禮。及至五台，禮文殊，之一山麓，遇攜馬少年，問曰：華嚴廟在何所？師一回顧，遂不見，曰：此必文殊示吾弘華嚴之處也。南旋，至九華，禮地藏，觀萃峰可居，乃誅茅結廬，學者麇集，遂開法筵。在此講《華嚴經》一部。」長安終南山和山西五臺山都是華嚴道場與發祥地，月霞法師與華嚴學因緣則是來自這兩個地方，持松說法應是月霞法師與華嚴學因緣的最早出處。

果燈法師認為，「蔣維喬《中國佛教史》（臺北：莊嚴印書館，一九七六年）卷四說：『參謁南京法忍長老，既至，長老以首座，令分坐說法；由此留心教典。初究台宗，不能愜心，繼研華嚴，于杜順之《法界觀》，賢首、清涼諸疏鈔，均深有豐契悟，遂以教宏賢首，禪繼南宗卷為大江南北人士所稱許。』頁四五。此處的說法與《武進天寧寺志》、釋東初著《中國佛教近代史》和于凌波著《中國近代佛門人物志》等說略有出入。然而卻是目前清楚交代霞師初步涉獵華嚴學的記載。」<sup>15</sup>《中國佛教近代史》和《中國近代佛門人物志》均為近幾十年來的佛門人物所著，資料採擷來自各種報刊資料，費心悉多，整理有功，但因歷史已過往多年，故均以文字記載而下斷語也。

蔣維喬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學問廣泛，舊學辭賦得心應手，新學文史哲、數理化乃至天文地理皆有涉及，武術攝影體育亦操練自如。他一生做過很多工作，從政時做過教育部官員、教育廳長，改「學堂」為「學校」，制訂學校標準和教學規範；從教時做過大學校長、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中學老師、小學老師。治學時翻譯過嚴謹的學術著作，寫過哲學史專著，也鑽研佛理，撰寫佛書；在醫學上他躬行實踐養生。此外，他還編纂了眾多的學校教科書和叢書，一生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是我國現代不可多得之奇才。

蔣維喬有一個良好習慣，從清光緒二十一年（1896）24歲起，「每日作記，力除從前之弊。凡每日之行事，有關學問者，或心之所得，亦備錄於此專」（蔣維喬《鷓居日記》）。所見所思及文字長達60餘年、共留下八十餘本手寫日記。《竹翁自訂年譜》是蔣維喬自述的一生行事記錄，從出生到1952年80歲時止。

<sup>14</sup> 釋果燈法師《復興華嚴宗的月霞法師》注2。

<sup>15</sup> 釋果燈法師《復興華嚴宗的月霞法師》注3。



許多學者都說《中國佛教史》是蔣維喬根據日本學者境野黃洋的佛教史著作而編寫的一本著作，這一點蔣維喬是承認的。他自述此書創作因緣，「雖然研求教理，若有歷史為依據，則所得結果，必益精確。是則歷史之研究，實足為教理之輔助，豈可忽哉？余夙有志於此，又自審學識譾陋，未敢率爾操觚，乃借資於東籍，竭年餘心力，以成此書。」<sup>16</sup>「乃借資於東籍」，說明蔣維喬承認《中國佛教史》是借助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竹翁自訂年譜》「1927年12月31日條」載：「是年……改者有《墨子哲學》稿，編著有《中國佛教史》，尚未脫稿，以上二部均於交商務印書館即行。《墨子哲學》與《楊子哲學》合稱《楊墨哲學》。」<sup>17</sup>「編著有《中國佛教史》」之「編著」二字，完全說明蔣維喬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將人家的學術成果變成自己的想法。

蔣維喬寫作態度認真，作風嚴謹。他指出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強調義理研究若有歷史研究加以輔助，「則所得結果，必益精確」。當時我國正處在剛剛接受日本傳來的西方治佛學研究方法，尚沒有完全消化日本研究成果，中國研究成果正在初建，沒有一本佛教簡史之通史讀物，寫一本簡明扼要的《中國佛教史》是蔣氏心願。為了這本書寫作，他一直都在不斷地翻譯與學習。日本的研究成果以唐代以前的最為精到，供中國學者可學習處甚多。宋代以後，漸漸顯少，特別是明清以來的佛教研究成果寥寥。蔣維喬要編著中國佛教通史，近現代佛教是不可越過的，否則就會缺少完整性。他自己也看到這一點，認為：「一、歷史通例，應詳近代。原書於清代之佛教略而不言，蓋以清代佛教材料不易搜集之故，是一大缺點。今于近世佛教史，自清代至民國，特補敘兩章。一、清代以後佛教史料，至為散漫，苦無可據之典籍。今於官書及私家記述，盡力搜羅外；復致書南北各叢林，詳細調查。魚雁往返，頗費日力。然挂一漏萬，自知不免，閱者諒之。一、佛門中名德高賢事蹟，當繼續搜訪，並望海內緇素，若有見聞，不吝賜教。俾得于再版時增補，或另出補編。一、是書之成，蒙寧波觀宗寺諦閑大師、鎮江金山寺融通禪師、寶華山慧居寺光銳律師助之搜集資料；更得常州清涼寺應慈法師及徐文霽、江杜二居士，為之指示錯誤，改正文字，獲益匪淺。合志卷端，以表謝忱。」<sup>18</sup>從1936年3月6日，蔣維喬「此日起搜集清代佛教資料，撰清代佛教史。」<sup>19</sup>至年底「清代及近代佛教史兩章編入中國佛教史之末卷，七月方脫稿，加修改已，十月交商務印書館印書排版已。」<sup>20</sup>由此可知，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並不是全部取自日本學者成果，該書有關清代至近代佛教二章，完全是蔣氏自己的創作，彌補了日本著作不足。

<sup>16</sup>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第3頁，廣陵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sup>17</sup> 上海圖書館藏《竹翁自訂年譜》，第3本第13頁（照片）。

<sup>18</sup>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第4頁，廣陵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sup>19</sup> 上海圖書館藏《竹翁自訂年譜》，第3本第15頁（照片）。

<sup>20</sup> 上海圖書館藏《竹翁自訂年譜》，第3本第17頁（照片）。

蔣維喬在戊申年（宣統二年）除夕自記中曰：「又下半年以養病故，于衛生益注於釋氏之學，好之益焉篤。」<sup>21</sup>次年正月初八，「閱《大乘起信論義記》。」正月廿二日：「徐君紫虹自金陵回，余君回伯托攜《大乘起信論》、《無量壽佛經》兩書。晚寓致余同伯書論佛學，並囑其紹介於楊仁山先生。」<sup>22</sup>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到 1930 年代，蔣維喬已經完全接受佛教信仰，手不離佛經，每天要念佛教大咒，對佛教經典與學問興趣日濃，已超出他「于衛生益注於釋氏之學」初衷，信仰佛教成為他的自覺行為，也是他撰寫佛教書籍動力之一。

月霞法師早于蔣維喬學佛好幾年，蔣維喬是不可能親自接觸到月霞法師。《中國佛教史》完成於 1928 年，智光法師和持松法師寫的月霞法師「略傳」或「傳略」都在《中國佛教史》出版之後才完成的，所以蔣維喬不可能利用到智光法師與持松法師的成果來寫書，但是這並不是說蔣維喬對月霞法師不瞭解，因為蔣維喬已經在《中國佛教史》「寫作體例」裡專門談到是書的寫作，曾經「更得常州清涼寺應慈法師及徐文蔚、江杜二居士，為之指示錯誤，改正文字，獲益匪淺。」應慈法師是月霞法師的師弟，《中國佛教史》曾經受過應慈法師的「為之指示錯誤，改正文字」，應該是準確無誤了。《竹翁自訂年譜》記載了蔣維喬與應慈法師和持松法師的交往，如 1927 年 12 月 1 日「持松師在功德林講大日經住心品。餘從今日起，按日往聽。」<sup>23</sup>「十月一日，午後往清涼寺聽應慈法師講華嚴經懸談，以後每次恒往列席，且隨法師坐香。」<sup>24</sup>應慈法師號稱「華嚴座主」，畢生以弘揚《華嚴》為志願，隨侍月霞左右十二載之久，敬事如師。月霞在上海創辦華嚴大學，應慈充任副手，襄助其事。應慈恪守法兄遺訓，倡刻三譯華嚴、《賢首五教儀》、刊印《華嚴經探玄記》、《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會本》、《法界觀門》等，所以蔣維喬在《中國佛教史》裡面寫的月霞法師由台宗而華嚴的因緣之草稿，應慈法師應該讀過，甚至有可能改過的而給予首肯，只是應慈法師在撰寫《月霞顯珠禪師行略》中沒有涉及而已。

### 三、結語

進入 21 世紀，作為「貴族之學」的華嚴學已經得到了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月霞法師生前的努力沒有白費，得到彰顯，特別是他門下從智光法師到成一法師再到賢度法師的臺灣華嚴蓮社，一直秉承月霞法師遺志，光大華嚴，研究華嚴，將華嚴一學推向世界，月霞法師有知，定會感到欣慰的。今天我們更要牢

<sup>21</sup> 上海圖書館藏《蔣維喬日記》，中華書局 2014 年版。

<sup>22</sup> 上海圖書館藏《蔣維喬日記》，中華書局 2014 年版。

<sup>23</sup> 上海圖書館藏《竹翁自訂年譜》，第 3 本第 12 頁（照片）。

<sup>24</sup> 上海圖書館藏《竹翁自訂年譜》，第 3 本第 17 頁（照片）。

記月霞法師教導，永遠紀念他對華嚴學的貢獻，深入開展華嚴教學，讓華嚴放出新的異彩。

月霞法師是當代弘傳華嚴大家，不僅講經華嚴，研究華嚴，教學華嚴，實踐華嚴，而且還培養了眾多華嚴弟子，對當代華嚴學復興與發展功不可沒！在智光、持松、應慈與高鶴年的傳記與回憶裡，對月霞法師在華嚴方面的貢獻強調不夠，更多只是談到月霞法師講經華嚴與創辦華嚴大學等事。後人撰寫的傳記則在華嚴學方面給予月霞法師更多描述，充分肯定了月霞法師在當代華嚴學的開拓之功。但是，對月霞法師的研究，我們現在還沒有更多成果，吃水不忘挖井人，要宣傳華嚴，更要對月霞法師作更多研究。筆者不揣，僅對與月霞法師生平的幾篇基本資料做一些粗淺介紹與研究，現將智光、持松、應慈、高鶴年四篇文章附以文尾，此為契機，以俟來者！

附錄：

### 月霞法師略傳<sup>25</sup>

智光

月霞珠法師，湖北黃岡人。幼讀書，治醫學、年既長，經歷世幻，知世間庸醫，醫人一身，尚不可必，況醫一家一國哉！且從此識得病由心生，根本尤須醫心，於是廣探醫心之學，唯佛學乃窮盡心理，由是發心出家，遍參知識。至常州天寧寺，升堂入室，力究向上一著，冶開和尚深契之，遂記荊為法嗣。留三年辭去。

當時宗匠，金陵有赤山法老人，聲震海內，法師遂往親近。晝則搬石運材，夜則席地圍坐。各言其旨，互相發明。一日夜深，法師苦行，為眾燒茶，大眾環集。法老人問曰：無字怎麼講？眾皆默然，無一敢應。法老人振威一喝：燒茶的來。法師至，即應聲曰：無者沒有也。法老人又厲聲曰：沒有是什麼？法師答：水開了，我泡茶奉老人。由是法老人每遇眾不能答之語，必使法師代之。

湖北歸元寺請法老人講《楞伽》，亦多法師代講。法師猶以為消息淺嘗，本來面目尚有未徹證在，遂辭赤山，往隨州太白頂，專究向上。一日，夜讀《維摩》，靜坐達旦，謂如食頃。因茲得桶底脫落，身意泰然，諦信依無住本立一切法，成就眾生，莊嚴佛土，惟人生最要重任。於是弘法江漢間，無稍懈。鎮江竹林請講《楞伽》，金山慈、融二老，頗承深旨。民黨領袖孫、黃、章、蒯諸先生，為國事關係，客旅東瀛，日人譏華人不識佛法為革命之神髓。孫先生等激動，遂發起研究佛學會，歡迎法師赴東京，講《楞伽》、《維摩》、《圓覺》諸大乘經，啟發革命之真諦，期佛教為將來民眾之覺場。

清末學潮澎湃，毀廟逐僧之事疊出。法師適為安慶迎江寺主席，遂集眾組織僧教育會，與金陵楊仁老為莫逆交。其時，江蘇諸山亦同時組織江蘇僧教育會，創辦僧立師範校于南京雨花臺，迎法師為監督，同學者八十余人。仁山法師為學長，光忝在學末。當時，諸同人見法師行住坐臥，若講演，若訓話，處處具大乘菩薩之真精神。光復時，同學星散，法師溯江而上，見黎督，告以佛法真諦。嗣至滬，邀各報館主筆為佛教輿論之護持。狄楚青居士請在時報館樓上講《大乘起信論》，繼至哈同花園，講經年餘，著有《維摩經講義》。迦陵氏聞經發心，留法師建華嚴大學，光亦往學。約兩月餘，有異教人某從中作障，遂中止。法師為法心傷，甚至淚如雨下者，不知凡幾也。幸滬上護法居士、諸山長老議遷學于杭州

<sup>25</sup> 原載《法海波瀾》1929年第5期，後載《海潮音》1930年3月第11卷第3期。兩文內容相同，但《海潮音》有少量文字錯訛。

海潮寺，蒙應乾和尚為護持之。法師慘澹經營，得此緒果。應慈法師、陳<sup>26</sup>演生居士，皆當時副助教育之人也，如周仲良等一時俱為學士。民四，袁世凱任總統時，日人有要求來華布教之條，政府發起講經會，迎法師入京，以作對付之方。孰意袁氏陰謀帝制，法師講《楞嚴》至七處征心，即託病南旋，免受殃及。民五秋初，華嚴大學告一結束，法師擬研《楞伽》與三論，值安慶迎江寺開壇傳戒，請法師為得戒和尚，法師適皖，海潮寺遂為軍駐，法師因囑遷學九華山。光承旨，率眾抵九華。法師因謂曰：智光既來，當不負汝，爾其用心。遂於東崖開講《楞嚴》。法師因欲振興佛教，使大乘法化，普及民眾，南北馳驅，身多不靜，時覺精疲力竭，囑光代講。間以向上宗乘啟發。一日夜深，光在側，法師問曰：金剛王寶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佛魔俱無時如何？光不能應。法師代曰：正好斬光。於此得個人處。

民六，漢陽歸元寺請講《楞嚴》，法師因病不欲往，光力勸，應之。當法師赴漢，囑光晤同學仁山法師探鎮揚間，如有相當地點，擬設《楞伽》與三論專修科。時常熟破山興福寺山主錢氏，有迎法師意，歸元寺《楞嚴》講畢，隨應武昌居士講《大乘起信論》，此為鄂省居士學佛第一次殊勝緣也。講畢，由漢赴蘇，抵宜興磬山講《法華經》，及《華嚴教義章》畢，應破山主錢氏之請，任興福寺主席。事暇因謂光曰：汝經可講，人多譏汝沒有行同事攝，一睡禪堂廣單。光即請往禪堂過冬，法師笑而應之。於是至常州天寧寺結冬，正值加行七期，忽人告曰：法師圓寂。初聞而疑，繼則如嬰兒之喪乳母，淚汨汨下。因光佛法知見，皆由法師口所生也，慧命恩深，欲酬無地。

仁山同學，于民國十八年，講《楞嚴》于焦岩，每問法師事略，光以為法師有法弟應慈，學子如戒塵、慈舟、持松、常惺、慧宗諸人，當早記之。十九年春，仁山同學又來焦山演講《法華》，暇時暢談，又問及法師事略。因法師之大菩提心與行善菩薩道事人所難能，不可湮滅，但法師事略，前聞滬上葉爾愷及陳演生居士曾為之傳，光未之見，今因仁山一再詢問，略記一二，以留長空之幻影耳。

法師寂年六十，其所注著及法語書笥等多散失，想應慈法師與戒塵、持松諸同學有略存者。光感法師拔鑿之恩，鏤於心版，其他片紙隻字，則未嘗保留。心粗意怠，過焉能免，老人于常寂光中其恕我乎。

民國十九年三月一日追述于焦山華嚴真境

<sup>26</sup> 應為「程」。

## 月霞老法師傳略<sup>27</sup>

持松

嗟乎！餘今日之得有一知半解，不致碌碌以終身者，先師接引之力也。回憶三十年前，余以妄冀長生而出家，因未遇明師，故於佛法門徑，不得入處，幾將重墜俗網，更增迷悶。當依止之初，同輩自余人，皆深入教海，學有根柢，不啻孔門殆庶之儔，鷲嶺傳心之類。以餘追隨最晚，稟資愚駘，蒙先師不遺糞朽，特賜提獎，寵逾朋儕，是先師之于余小子，殷望為何如耶？而余暴棄，有辜裁成，每念法乳之恩，輒興風樹之歎，謹將昔日所錄先師行述，重理一遍，編入集中，使後學見之，得所式是焉。

先師諱顯珠，字月霞，一名識悔，湖北黃岡人。俗姓胡，清咸豐八年生。幼習儒，遭鹹同間變亂，畏世苦，求出家脫離，父母未許也。洎光緒八年，乃藉以他故辭二親，得離俗家，時年廿四。舟舶中途，見兩岸楊柳飄搖，遂曰：順風送扁舟，楊柳點頭留不住，然亦知二親之傷望不已也。既離家，遂直往金陵，依觀音寺禪定大師求披薙，即年至大通蓮花寺因如律師為之授滿分具足戒。受具已，於是攜瓶鉢，著衲衣，普謁名山。特至長安，探賢首國師弘道之地，凡隋唐間大闡佛教者，皆在北地，師莫不尋禮。及至五台，禮文殊，之一山麓，遇攜馬少年，問曰：華嚴行者，九華廟在何所？師一回顧，遂不見。曰：此必文殊示吾弘華嚴之處也。南旋，至九華，禮地藏，觀萃峰可居，乃誅茅結廬，學者麋集，遂開法筵，在此講《華嚴經》一部。

辛丑，因赤山法忍法師欲至終南，師率學人等先往。有軍門蘇公施田若干畝，師自領眾開墾焉。次年，法公有事南返，師亦隨旋，居赤山。先是師受具之後，一日坐次曰：永明有言，威音王以前，無師自悟猶可；威音王以後，無師自悟者，乃天然外道。遂于丁亥至天寧，參冶開禪師；己醜至金山，參大定禪師；又明年，之中州，訪少林故跡；回至太白頂，參了塵上座。稍有省，力求進境，致心疾，了公曰：近有法忍老人，在赤山大開爐鞴，子之悟緣在彼，可往參之。師即辭往。無幾，得幽契。而心疾乃瘳。於是往來赤山者十餘年。嘗與松岩師為友，乃松師卒，師曰：失吾宏教左臂矣。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法公寂，師領赤山事。丙午，歸葬法公於本山。比年桂君伯華邀留東人士請師至日本，設佛學研究社。己酉歸，安慶提學使沈君子培約主迎江寺。次年，沈君勸師遊歷歐美諸邦，考察宗教，參觀勝跡，搜集遺經，及達暹、緬，因水土不服，胃疾驟起，遂返。

師初本禪家一派，預有心受，以見教法秋晚，思力振之，遂講學宏教焉。光緒十九年，輔法公講《楞嚴》於歸元寺。次年，禮五台回，至九華萃峰，講《華

<sup>27</sup> 《覺有情》1942年5月1日第62、63期合刊。

嚴經》，閱二年畢。庚子，講《法華》於蓮花寺。次年，再講《法華》於歸元寺，講《楞嚴》于洪山寶通寺。次年，在終南刈獲之暇，講《楞嚴》於嘉午台。甲辰，謝終南事，復講《楞伽》於歸元寺。又至太白頂，講《楞嚴》，復至赤山，講《楞伽觀記》。乙巳，講《楞伽》于京口竹林寺，講《楞嚴》於蓮溪寺。丙午，講《楞伽》等於日本。己酉，主迎江，講《法華》、《楞嚴》等。宣統改元，講唯識于皖之尚志學校。宣統二年，講《維摩》于藥王殿。三年，講《維摩》於九蓮庵。畢，主辦金陵師範學校。迨光復初，安慶青華學會第一中學延師講《起信論》。元年，狄君楚青及上海各居士等延師居哈同花園，講《楞嚴》《維摩》《圓覺》《法華》《楞伽》《摩訶般若》等經。三年，創華嚴大學于杭州海潮寺。五年擬至九華續辦，以胃疾復發，未果。次年，又講《楞嚴》於歸元。期竣，湖北教育會集各界人士歡迎，假教育會場講《起信論》。會畢，續講《法華》於磬山。師宏法三十餘年，講大小經論百余部，平生所振興刹宇，如鄂之普度寺，皖之迎江寺，漢口之普光堂，最後經常熟諸耆老居士請主虞山興福寺，希重振古刹，以展平生之懷抱。師中年志於禪學，以是著述不多見，至晚年，始編有《維摩經講義》及《法界》、《法原》等論。其未殺青者，有《楞嚴講義》，其他拈椎豎拂，集有《語錄》一巨冊，闕佚者亦復不少。

師對於晚近佛教，每抱悲觀，常謂佛教前途將有不堪設想之厄運，故一面設立學校，以期造就人材，備布教之用。一面向政府抒其意見，俾藉政治力量，革除劣習，刷新制度，然舊習深染，非旦夕可除，近來佛教學校教育稍見振作，師實開風氣之先也。民國六年，磬山經期畢，率學子十余輩，至常熟破山興福寺，見其地幽靜，頗思於此大造英才，獨標一幟，乃未及百日，胃疾再起，歎曰：三次疾發，吾將不復藥也。遂招其法弟顯親，及學子持松等曰：破山予無功，將至西湖玉泉寺滅焉。吾死後，勿念佛，勿營齋事，勿效俗人齊哀，但結七誦華嚴題號而已。惟吾弘三部華嚴之願，但畢其二，有志者富弘大經，勿興小志。遂偕一二侍從，養扃玉泉。時與狄君楚青，高君鶴年，及上首學者等，酬唱警策偈語，不覺病苦，且曰：死非吾所畏，縱牛胎馬腹，三途火聚，我此弘法一念，終不忘也。迨疾革，四眾圍侍榻前，念華嚴題號，悠然如睡，不似死者，乃冬月晦日也。泥洹唱處，靡不滂泣，若失依怙。佛成道日，學子等茶毗，得舍利百餘粒，有彩色。破山山主錢君鵬年及弟子等以淨琉璃瓶盛遺骨，迎奉於常熟，擇興福寺後山之獅子穴塔焉。師畢生密行隱德，弘慈深誓，惟師自知，非常人所測，即彰彰可考者，亦難以筆墨述其萬一。今以海內士大夫紛紛索寄行實，故撮錄其大略，以報諸君之命雲耳。

## 月霞顯珠禪師行略<sup>28</sup>

應慈

顯珠，字月霞，湖北黃岡縣籍。俗姓胡，世家子也。耕讀為業，年十歲應童子試不售，發心出家，父母不之許。十七歲成親，十八得一子，十九歲復生一女，遂曰：既有子女，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可告無罪矣。是年三月，辭一親于楊柳樹下，正值大風，曰：春風送客辭家去，楊柳點頭其奈何。隻身行至南京大鐘寺老和尚座下頂禮求度，老和尚問曰：白面書生，何因學佛？月曰：在家既不能做忠臣孝子，當出家學諸佛救世度生，此求師度脫之本懷也。遂留焉。二十歲，受具足戒于九華山，參學於金山、天甯、高旻三寺者五六年，話頭處處照顧。寺僧每請兼代職事，均以不願離開禪堂一枝香辭於堅命。出堂，乃結伴走長安，入終南，結茅而居，是二十六歲秋冬間事。忽有蘇軍門鎮守長安，每謁師請開示，語言契合。月送齋米若干，師乃分贈其他茅蓬，而謂蘇曰：大護法佈施一人，不若普同供養。師又曰：終南七十二茅蓬，都是佛門龍象，請佈施軍田二百畝，交僧開墾，種稻收米，永遠供養，則軍門萬世不朽之福慧也。蘇從之。先後六年，果成熟田二百畝。師實行百丈墾田遺意，一面手執鋤，一面耕自心田，一舉一動，觸著磕著，悟處不少。

三十三歲，走河南，謁太白頂了塵老和尚，正演《維摩經》於入不二法門，參究數晝夜，廢寢忘餐，未後言句，得了老印可。三十四歲，走南京，謁赤山，留充茶頭一年。晝抬石，夜燒茶。一日赤山高呼：茶頭師，快燒茶，堂中已開靜，快燒開了。月雲：開水早已熟了，等候止靜，門不開，其奈何？三十六歲，隨赤山法老人講《楞伽經》於湖北歸元寺，代座弘揚，盛極一時。三十七歲，至安徽翠峰茅蓬，邀約高旻首座普照和尚、北京印魁法師結界打禪七三年，並任講八十華嚴。

四十一歲後，漫遊全國各地，隨處宣揚大小乘經，江南北尤稱道之。四十三歲，于安徽迎江寺辦安徽省佛教會，並招生開學，三年圓滿。四十六歲出洋考察各國佛教，由日本而南洋，而印度，而歐西，游方說法者三年。四十九歲，天甯寺冶祖座下授記者四人，明鏡、月霞、惟寬、應慈，是遜清光緒三十二年也。

五十一歲，因端午橋楊仁山、清道人等之推薦，應江蘇僧教育副會長之選，並任江蘇僧。五十四歲，湖北洪山請講《楞嚴》、《圓覺》、《楞伽》諸經，適值武昌起義，黎都督元洪責令帶僧兵，遂借出洋名義赴滬，受時報館狄楚青居士之招待，並介紹入哈同花園。康南海敦促羅迦陵居士開辦華嚴大學，招生六十名，習

<sup>28</sup> 民國濮一乘纂修《武進天寧寺志》卷七《藝文》，1947年鉛印本，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45卷，2011年廣陵出版社出版，249-251頁。



預科三年，入正科亦三年，方克畢業，並於園中新造禪堂，每日坐香，講授大小乘經論，詎意預科甫告畢業，而異教從而破壞之，從康南海議，遷全校師生于杭州海潮寺，就其舊有之禪堂、法堂續辦正科三年，於是六十學子遂得卒業。中間嘗應孫毓筠之請，講《楞嚴經》于北平，以反對洪憲帝制，幾遇禍，遂南歸。六十歲，先到漢口講《楞嚴》，後至磬山講《法華》及《一乘教義章》等以自壽。是年夏，奉冶老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寺。七月初一日升座，冬月三十日入寂于杭之西湖玉泉寺，錢山主奉骨灰塔於興福寺內之師子口。師生平宗教並進，所謂無一日不坐香，無一年不打七，所辦學校無論預科、正科，每日升大座一次，小座抽籤後講一次，不違佛制如此。著述有《維摩經講義》，「二楞講義」未及完成，半途示寂。此其崖略也。

## 讀《月霞法師傳》回憶四十年前事略記<sup>29</sup>

高鶴年 說  
姚雨生 記

讀《覺有情》第六十二六十三期合刊載《月霞法師傳》，回憶四十年事，爰略記之。月霞法師與余同學赤山，傳內載有光緒廿八年法忍禪師、月霞法師等往終南辦道場一節。蓋因大法東來，三千衲子下江南，八百獅子吼秦川，終南乃發祥地，不應冷落，故有此舉。邀余同行，未果。余在南京古林寺度夏，聽通智法師講《楞嚴》，秋間聽楊仁山老居士講《起信論》，仁老囑往常州天寧，勸冶開上人發心刻經流通，余請濟南長者同往相助成立。冬到金山禪堂靜坐。

次年廿九年春，揚州高旻月老、常州天寧冶老、上海海潮觀老等十余寺邀餘同往北京迎請大藏，複朝五台。餘在山中接眾，並代寶華寺請十方高僧打禪七。夏後，由太原平陽、禹門大香山往終南，沿途協助開單接眾，計有大香山寺、耀州北寺、三原西寺，由空亮和尚代辦；趙城寶嚴寺，運城觀音堂，石嶺關帝廟，太原千壽寺等，以及靈石仁義鎮財神廟，置田接眾，由宋昌貴居士主管，共十餘處。途中遇達賴喇嘛回藏，同行數百里，道經長安，介紹月霞法師與喇嘛見面，講中國佛教事。旋餘入終南山，請各茅蓬高僧至嘉午台破山寺舉行禪七經冬，餘負供應之職。並修小茅蓬大殿，覺朗上人主辦。嘉午台築茅蓬數處，照禪師辦理。五峰山托常明師代辦兩處，並協助臥龍寺置齋田四十畝，東霞方丈主管。落項概既是舍親劉童發心匯還。

至光緒三十年春，月師欲回南宏經，故道出秦嶺。月師送出長安東郊，臨別云：要走山中路，須問過來人。玩其味，如嚼橄欖。是時年少力強，日行百餘里，曠野荒郊，不避酸風苦雨，危崖絕壁，那怕戴月披星。雲水飄飄，瞻風撥草，宇宙之間，純是一團和氣，故能任我五湖四海，逍遙自在，親近知識，參訪學道。次日由藍田輞川上七盤嶺，山路崎嶇，羊腸鳥道，行到秦嶺之巔，有石坊一座，上刻四字「藍關古道」，後刻「雪擁藍關處」，傍有昌黎廟一小座，韓文公嘗過此，即其詩所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處也。時值天寒，霧氣重重，雪花飛飛，餘至是頗有所領略。極目四顧，無一人家，不得不行，真是雲漫不知天早晚，雪深那見路高低。適麋鹿一群前趨，乃隨其跡而行，失足墜壑，埋藏雪裡，一念中淨露露，赤灑灑，寸絲不掛，剎那間脫卻凡軀，不意被澗流將余沖至藍橋。藍橋谷中有十數人家之村落，村人將余救起，送入湘子廟，羽士代換衣服。次早尋得湘子洞，入洞遇老人，開示玄妙，欲住未允，一時許即回。而村眾羽士等均言已經三日，恍如夢中之夢。

<sup>29</sup> 《覺有情》1942年10月1日第72、73期合刊。

禮武當山，夜宿天柱峰金殿，親睹猿猴戲果，麋鹿銜花。因月師事，未能久住，直往漢口，勸柴居士請歸元昌老發心講經，電請赤山法老及長安月公來漢，諸大知識會于晴川樓西，漢陽歸元寺主講《楞嚴》，而餘之因緣不佳，金山轉來快電，家父病故，急回江南，月師送上輪船，臨別謂：渡江須用筏，登岸不須舟云云。

三十二年，余因視察徐淮海水災，許願重修南鼎紫雲，圓滿抵申，入山未果。民國元年，國中士大夫多避亂于滬，沈子培、狄楚青諸居士與余發起講經會，請月霞法師為主講，推余經理。初說《楞嚴》，假哈同花園阿耨達池，士大夫入席聽者不下千餘人。繼由羅迦陵、姬佛陀兩居士續辦，道風大振。余並提倡流通佛經，狄居士發心承辦，餘協助一切，純盡義務，並助辦世界宗教會、中國佛教會，及與各國宗教家、慈善家研究道德等會，既覺人間天宮，不免塵囂之氣，無福享受，恐生顛倒，靜夜思維，參而未徹，仍在妄想影裡作活計，不得真實受用，於民三春毅然回復初志，磨煉身心，往朝五台廣濟茅蓬，恒修、乘參二師邀餘相助，設立下院。初住棲賢，後入碧山寺，余往終南茅蓬經冬。次年建男女普同塔、佛堂二處，茅蓬三處，修理四處，並置文殊台、天橋溝山場一段，預備請印光大師回山，未果。重修觀音洞等處，終南諸長老共助六十千文，冶開、微軍二老及狄居士共助貳百元，龍家二居士百元，其餘數百元由內子發意相助。

時遙聞哈同花園開辦華嚴大學，關綱之、沈惺叔二居士設立淨業社，宏揚佛化，普度眾生。月霞法師朝五台，大喇嘛請師說法。民七，北京政府請月師講經，因病，至杭休養。餘辦佛教慈悲會，京津賑災回申，師急電邀餘往，暢談三日，始說各宗要旨，繼談禪家諸祖玄機，並說華嚴不為自身求安樂，但願救護諸眾生等，言言見諦，語語朝宗，至於宏誓大願，皆是菩薩發心，堪稱說法而終。特為補記，藉留鴻爪。

拙著《名山遊訪記》，乃是簡玉階、李柏農、魏梅蓀、王一亭諸長者請許止淨老居士編成，余了翁先生校正。餘因屢年賑災，心在救濟，未及過目，故遺漏頗多耳。

